

陕军名家

韩起小说

白
坟

三秦出版社

陕军名家韩起小说

白 坟

韩起 著

三秦出版社

陕新登字 006 号

陕军名家韩起小说

白 坟

韩起 著

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湘子庙街12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七二二六工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326千字

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10000

ISBN 7-80546-888-5/I·235

全套四册, (定价: 56.00 元)

每册: 14.00 元

陕军名家韩起小说

小 序

写序最难的是介绍内容。这里写下的，只是提示：

他有了两个女人——城市的和乡村的。两个女人俱为实实在在的妻子。他同时酷爱着两个女人。社会的重压下，他矢志不渝。现实与道德的冲撞，昨天与今天的冲撞，令人扼腕叹息者再。

一个美丽的姑娘和一个残疾侏儒的爱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，并非只存在着情欲的爱。这也不是一个柏拉图式的故事。他们的爱，太独立，太超出世俗了。

一个逃犯和一个警官的生死搏击。孰是孰非？人世上的法律，可以权衡事件，却难以权衡心灵。

奸杀姑娘的村长，却坠入一场残酷追杀之中。申张正义的女干部，侦破了案件，查明了凶手，但奖赏她的却只是逃亡。

写序本是别人的事。我却担心请人作了序，会扼杀了读者品赏的自由，以为序言者的意见即是我同意的真理。所以，我写书从不找人作序。实在需要，我便自己为

之。也不言是，也不言非。如一道菜，敬请诸君品尝。正是：

三日入厨下，洗手作羹汤，未谙姑食性，先遣小姑尝。

1995年5月30日韩起于西安

目 录

红山茶	(1)
白坟	(82)
泥泞的山径	(170)
黑吞	(222)
幽幽的茉莉香	(272)
菊逝	(338)
悠然见南山	(376)

红山茶

.....

亲爱的大姐，你知道现在我做什么吗？

我的面前，三五竿青竹，叶儿还绿着；七八朵儿山茶，艳艳的红着。我在做一件极其庄重的事情。我要做的事，对人世来说，是渺微极了；但对我，却一点也不亚于百万大军的作战。屋外，宁静极了。窸窣的寒声，漾进屋来。十五瓦的电灯，沉沉的岑寂，陪伴着我。面前，是艳红的纸，是艳红的花。做了几朵儿山茶了？我晓得……每一朵小花儿，都是一个惊叹号，在我的灵魂深处。

亲爱的大姐。此刻，我宁静，清醒。仿佛此生以来，从也没有这样宁静过，清醒过。我年轻，在二十一年的生命里程中，至今检点起来，过往的日月里，我似乎仅仅是一面镜子，反射的，全都是别人的光。然而现在，大姐，我就要变成一支火炬了，我就要变成一颗太阳了……我刚刚获得了生命的能源——那是多么特殊的铀啊！

亲爱的大姐，我满腹的心事，江河似的，汹涌浩荡，洪峰频起，急欲破堤倾泻。但是，当我面对这一堆山茶，想要向你倾吐什么的时候，我的心，突然便失了平衡，失了宁静，缕缕的思绪，倏地交织一团，理也理不清了。——我不知从哪儿说起，也不知我们的父辈，前人，在各自人生的旅途中，有没有突变的时刻；倘然有，又是什么引起的突变？在突变中，他们也哭吗？也笑吗？也懊悔吗？也叹息吗？……哦，大姐，我多么急于向你倾诉……如果没有你，我也会向山峦倾诉，向蓝天倾诉，向大地倾诉……

从这一次出车讲起吗？或许是个开头儿。也许不是，那将会乱了思绪……乱就乱吧，大姐，你是理解我的。

大姐，你总是忙。你为什么不来我们大巴山看看呢？你总说：咱们陕北都是山，有什么看头儿？——大姐，咱们陕北的山，光秃，黄褐，使人觉得浑浑茫茫，苍苍凉凉。而我们这里的山，尽是丛丛的竹，尽是层层棵树，那莹莹的水田，那粼粼的河湖，都闪着一个字：绿！远看也绿，近看也绿，村寨茅舍，都隐在绿深处。溶泄的云，东抹一缕，西抹一缕；白白的水鸟儿，缀三点，五点；常常，一阵儿喧闹，一声鸣啭，度出路边的幽林……我于是沉醉了，兴奋，激动，热泪涟涟。我忘了时空，忘了自己，仿佛我就是那一朵儿云彩，仿佛我就是那一只水鸟儿。我于是记起一句古联：山水林泉无恒主人，得闲便是主人。是的，只有此刻，坐在汽车的驾驶室里，我才享受到山水的魅力。——哦，大姐，我怎么一下子就写起第一次跑长途的经历了呢？您别生气，大姐，我觉得，我二十多个春秋的生活，似乎仅仅只有这次跑长途，此外，全是空白……

突然，耳边炸起一声喝令：

“烟！”

我一惊，急将飞扬的心拢住，点燃了烟，递在师傅手上。

“怎么搞的，犯什么毛病！老挤我。我还怎么开车！”

我往右挪了挪身体，偷偷地看他——这次随我们出车的采购员。他仰面靠着，轻轻瞑目，萎靡了焦黄的脸。时不时，长舒口气；然后是缄默，是他均匀的呼吸。

我讨厌这个采购员。

终于出山了。窗外，成排的树，向后面奔驰；落叶，一片儿，两片儿，石块似的击在窗上。田里，齐齐的稻茬子，漫到天边，和白云接在一起。一队大雁，长唤着，向南航去。一群乌鸦，在半空歪歪斜斜的旋飞……

我们在县城吃的饭。他买了两个烧饼，一碗鸡蛋汤，总共花了两毛三分钱。他也不和我们同桌，独占墙角的一张圆桌进餐。师傅也斜了眼，投去鄙夷的一瞥，响响地咳嗽了一声。似乎要引来他的目光，好饱一饱眼福——我们桌上的花生米、猪头肉，凉拌粉丝，烧酒，米饭……我花了三块七毛四呢。

“师傅，我去再买两碗馄饨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我于是起身。从他身边过去，看他没精打采，细嚼慢咽，凄凄凉凉的。心头不禁荡过一丝儿潜潜的怜悯。

排队，买票，端饭……到桌边的时候，师傅却不在。我焦急了……突然，肩头为人拍了一下，我站起，拧身……却是他，站在我的身后。

“走吧，你郑师傅走了。”

他叹息一声，又轻轻拍了我两下；望了望我，目光里，含了那么深的怜悯。好像我受了谁的欺侮和凌辱……

这又使我反感。

因为我崇拜我的师傅。

师傅是个了不起的人。在厂里，我们汽车队有两大特点：文化低，二球多。在这里生活的，必须是强者，必须是硬汉子。否则，那就天天当受气包儿吧！

而师傅，是车队冒尖儿的人物。

在车队，是没人不喝酒的。师傅喝酒很有海量。一斤城固大曲，对他算不了什么。在车队里，没人是他的对手。而要讲耍二球，师傅又是第一。车队里，流行一种游戏——给人屁股上抹黄油。有一次，他们把五十多岁的队长按在地下，扒了裤子，抹了一屁股黄油。队长猛起来，提起裤子跑了十几米，才感觉不对劲儿，将手伸进裤裆摸了一把，急急跑回家，喝令老婆孩子都出屋门。大家便对着莫名其妙的老婆孩子大笑，笑得前仰后俯……但

对师傅就不行。有一次，他们这样干了，师傅也不反抗，也不爬起来，就那样匍伏在大门口，裸着油乎乎的屁股，呼呼地睡。末了，还得他们给师傅将黄油擦净。不然，汽车无法出进，怎么工作呢？另外，司机们的老婆轻易不到车库来。有谁的老婆来了，总难免让人撵得绕车奔波。最后，总会被别人抓住，于是便都去抱了亲嘴儿，甚至有人会去裤裆摸一把……但师傅的老婆没人敢动。在车队，没人敢欺侮师傅。连调度员也怯师傅三分。就是这次出来，调度员还费了好大劲儿呢。

早晨，调度员开出了派车单，却寻不见师傅。因为别的卡车昨天都派出跑长途了，师傅嫌去的地方路途太苦，硬是赖下了。当然，车库也需要留下一辆机动车。现在有了紧急运输任务，要去的地方，看来还不如昨天。

我和调度员找遍了车库，终于在广州大轿车里找到了师傅。是师傅的鼾声帮我们找到的。

“今天我不出车！”师傅说，依然躺着。“我有病。”

“二球！别装洋蒜。睡死了连上火葬场都没车拉你。”调度员说。“今天任务急，快起来！”

“车坏了！”

“扯淡！我他妈的是白吃干饭的？”

“你换采购员儿！”

“三个采购员儿跑了一个月，屁也没弄回来。厂里现在的情况，你又不是不知道……”

“那你就跟他去！”

“我去就我去。——钥匙！”

调度员的手，搁在师傅的脸颊上。

师傅瞑目，动也不动。师傅对自己的车是最有感情的。别人想开他的车，是绝对办不到的。

调度员的右手仍放在师傅脸上，左手却伸进师傅衣兜了。

“我操你妈你干什么?!”

师傅一巴掌击开调度员的手，坐起来了。

我和师傅才回到我们的驾驶室，一声喊叫，一阵脚步声，从车库外冲进一个人来。个子不高，瘦、黄，酿一脸的怒气。后面追着一个女人。

“我不叫你走！你想丢下我们娘儿们……”女人披头散发，哭喊。“你鬼迷了心啦——你死了，落下我们娘儿们，谁管？一年到头儿你不落屋，叫我们娘儿们过这种穷日子，还让人家说你经济犯罪……你疯啦！”

男人却一头钻进我们的驾驶室，急关了门，喊：

“开车！”

就这样，我们踏上了征途。

他焦黄的脸，一直萎靡着。

公路两边，加拿大杨树，已脱去了半数叶子。公路，剑似的指向天边，直刺蔚蓝的大巴山脉。秋空明净，深邃。凉凉的风，从左边的窗口灌进来，蕴着潮润的气息。路，树，人……我终于觉得单调了，寂寞了。

“烟！”师傅喊。

我掏出烟盒，连一支烟也没了。

“喂，排骨！贡献一支烟来。”

被称为排骨的他，闭着眼睛，似乎睡着了。

“妈的，装洋蒜！——搜他提包！”

然而，提包上了锁。

“妈的，小气鬼！”

师傅突然将车加速了，猛打方向盘，向路边靠去。前方的路边，有一个男青年，自行车后带着一位姑娘。姑娘一只手，伸向前面，搂着男人的腰。师傅猛将方向盘一搂，一回，汽车便急速的驰成一个弧形，向自行车逼过去。我听得一声惊叫。师傅放慢

车速，将头伸出窗口，往后望了望，笑了，脸上闪起奇异的光彩。这种光彩，只在师傅遇到特别开心的事，或者喝了好酒，或者拿了很多奖金时才有的。笑意留在师傅脸上，仿佛凝结在那里了；目光也倏地增强了亮度。我敢说，即使师傅一口气抽上一盒大中华烟，大概也不会这样提神。这种笑容里，所蕴含的胜利和满足，其强烈程度简直是大将军的凯旋呢！他扯亮了粗嗓门儿，唱：

尊一声贺元帅，
细听端详，
花木兰本来就是个女郎。

.....

“畜牲！”是我身边的他发出的。

我大吃一惊。在这个世界上，竟有人还敢扫师傅的兴。而且又是这样一个病弱而瘦小的人。

“喝！真有能耐！”师傅冷笑。“我当是天下骂我畜牲的光我老婆一个哩，今天又多了个你。”

他仍然闭着眼，宁静着，萎靡着。

“熊样儿！欺软怕硬。”半天，他又沉沉地吐出一句。

“你小子说谁？”师傅睨了他一眼。

“……”他仍闭着眼，像是睡着了。

“好吧！你既说老子欺软怕硬，”师傅猛地将车刹死，“今天，老子也欺侮欺侮你。”

师傅隔着我，挥拳向他打去。

他倏地站起，向师傅回了一拳。

我被逼得离座儿，弓腰贴在前窗玻璃上，吓坏了。

师傅伸出只大手，掐住他的细脖子，将他按在车门上。他却趁势蹬腿，一脚踹在师傅肚子上。师傅挨了一脚，狠狠撞在车门

上；但师傅十分敏捷，不等他收回腿，就被师傅抓住了，猛的掀起来。他的头，重重磕在车门上。他的瘦小的身躯，被师傅压成了死虾似的，圈成一团了。我害怕出了人命，颤颤抖抖地劝：

“师傅！师傅！算了吧，别……别这样……”

突然，师傅大叫一声，浑身抖了一下，松开了手。原来是他抓住了师傅的睾丸。

“啊呀，我操你妈李排骨。你好狠毒！”

师傅打掉他的手，再要扑上去报复时，他早抓起了一把扳手，高高扬着，黑丧了脸，喘吁吁喝道：

“郑奎星！你再闹我可不敢客气！”

我从惊怔和恐怖中醒来，一手挡了扳手，一手拦了师傅：

“郑师傅！李师傅！算了吧，别打了！……”

师傅隔着我，愤视着他，怒吼：

“你给老子滚下车去！！”

啪！车门儿打开了。他拎提包下了车，头也不回，向前走去。

师傅伏在方向盘上，盯着他的背影儿，骂：

“他妈的，老子把车开回去啦！”

师傅打火儿，起动，原地调头。

路窄，好几分钟车才调了头。师傅将头伸出窗，向后望了望，恶狠狠说：

“今天让你给老子下跪！你想上车……”

我从右窗伸出头，眺望车后。只见他将提包扛在肩上，不慌不忙地走着。提包上，不知什么时候，竟别了几朵黄黄的野花儿，随他的步伐，颤颤地摇。一辆拖拉机，拉了一拖斗砖，突突的从后面开上来，扬起的尘烟，朦胧了他的身影儿。

“妈的！……”师傅猛踩油门，车便轰的一声，突然加速，将我狠狠甩向椅背。“狗日的……”

两边的田野，扇面似的，以车为轴心，向后旋转。一只鹰，乌

黑着身影儿，孤孤独独的，在前面的一团白云下游戏。它一定是等候同伴，已经等候得绝望了。……

突然，公路的前方，溶出了公共汽车的影子。师傅骂了句粗话，眼睛瞪得雪亮，无可奈何的刹住车；仿佛放了气的皮球，颓然地靠在椅背上，低沉地喝一声：

“烟！”

“早没了呀，师傅！”

“鬼地方！”

公共汽车距我们一百米了。

“我操你个祖宗，李排骨！”

师傅勃然大呼，起劲，倒车，掉头……

“师傅，咱不回了？”

“回？回个屁！车派给了这小子，你能回得去？！”

我们跑了两个木材站，毫无结果。每到一个地方，这位姓李的采购员，便像注射了吗啡似的，一下来了精神。找人，联系，递烟（还是七角二分一盒的带过滤嘴儿的恒大烟呢）说好话……简直像魔术似的，一下换了面孔，换了人。刚才的倨傲无影无踪了，现在是低三下四，点头哈腰儿……不知为什么，我有些替他难受。

“怎么样儿，李先生！”

师傅问这话的时候，太阳已吻着山尖儿了。秋凉的风，送来薄薄的暮色。水鸟儿白白的身影儿，乌鸦黑黑的身影儿，在淡淡的晚霞中，运载了夕阳，也运载了一天的逍遥，闪烁剔透的，寻他们温暖的家了。

师傅打了个哈欠，突然发火儿道：

“你小子怎么搞的，老想不起买烟！”

我不敢作声。他却摸出一支烟，点燃了，送到师傅面前。

“不要！”师傅甚至看都没看一眼。

然而，那只擎烟的手，却不收回。那支烟就那样燃着，袅袅的烟缕，在师傅面前缭绕。师傅终于经不住诱惑，顺下眼皮，看了看那支烟。

“拿恒大来！谁希罕你大雁塔。”

擎烟的手缩回来，将烟放在自己的嘴角儿了。

暮色浓了。车前的大灯倏地打亮，两条光柱，闪电般的扑向夜色，贪婪地想攫取什么；然而什么也得不到，于是便傻乎乎的一直朝前扑了。寂寞，又重新回到了驾驶室。我眯起眼睛，立即便梦去了。我梦见了妈妈，我梦见了大姐……

突然我醒了。是被叫醒的。

“快，小赵，你师傅病了！”

我揉眼。乍睡醒的懵懂劲儿，怎么也过不来。我开了车门，看见师傅躺地上，大声的呻吟。我吓得一下灵醒了，慌忙跳下车，大喊着师傅。但师傅只顾呻吟，并不理我。暮色愈浓了。星星，已稀疏的缀向天空。一钩细月，帆船般的，从山背飘上来。叮叮的泉声，窸窣的风响，沉沉的松涛；间或，猫头鹰，或者雀儿，轻轻的鸣叫，仿佛生怕搅乱了寂静。大山是乌黑的，仿佛铁铸似的。风里潮着腐草的气息。我的心，一下空空荡荡……

“师傅！师傅！”我吓哭了。“师傅，你怎么了……”

“小赵！别哭，你会开车不会？”他拍着我的肩。“往前开开。”我摇头。在平路还凑合。这样崎岖的山道，我怎么敢呢？

“小赵，你守着，我去寻个大夫来。”

他扑进夜色了，脚步声渐渐消匿，留下一片荒古般的宁谧。

师傅停了呻吟，翻身坐起。我扶他，他甩开我的手，拍打拍打身上的土，跳起来，凝注沉沉的夜色，嘴角儿挑起讥诮的微笑。

“叫他小子跑吧。小赵！把他提包打开！”

“锁着……”

“笨蛋！不会用克丝钳？”

打开黑挎包，里面全是烟。师傅伸手抓出盒带嘴儿凤凰，喜悠悠的，立即点燃抽上了。

“啊，狗日的，到底好烟的味儿不一样。”

喷出两团雾，师傅打火儿发动车了。

“找个背风地方等这兔小子！”师傅说，亮亮的烟头，在薄暗中上下跳动。“让这兔小子跑吧！这个地方，八百里没人烟。碰上豹子……”师傅猛猛地抽口烟，裸出两排暗白的牙齿。

车开到避风处，师傅一口气抽了半盒烟。说声：“睡觉！”便往椅背一靠，闭上眼睛。过了几分钟，沉沉的鼾声，便在驾驶室响起来了。

我睡不着，凝视着前窗上的一钩秋月，心中浪起浪伏。乌黑的山影儿，乌黑的树影儿，像梦里的东西。紫花路面上，突然射过一条黑影儿。松涛声，隐隐地摇一阵儿，突然便强烈起来，仿佛所有的山，一下解除了凝固状态，奔涌起来了。车近旁，树叶哗哗的聒噪。秋虫，叫得别提有多么热烈了。什么东西都是不甘寂寞的，什么东西都是不甘孤独的……

这一觉睡得很甜。几乎连梦也没做。李师傅回来时，天已大亮了。他带来了一位中年男人。两人都是半身水淋淋的，裤角往下滴水。尤其李师傅，裤子也划破了，沾了许多黄泥。走动起来，似乎还有些跛，脸色也极苍白，仿佛一个失血过多的人。他累坏了，一屁股瘫在地上，有些气息奄奄的对我说：

“这……是大夫。”

中午，我们赶到了又一个木材站。李师傅先找了人家，寻了针线，将裤子缝了。然后才去办公事。看来，他不熟悉这个地方。办公室四个人，他一进门，就先散烟，并且都谦恭的尊一声：“师傅！”

“你的指标！”烟头儿虽热，话仍是冷的。

“我们暂时还没批下来。”李师傅笑得甜甜的，诉说工厂盖超净厂房的困难，诉说将要投入生产的产品的的重要……末了，他恳求能先批三四方，解决当务之急。“就三四方，您看怎么样？”

“不行。”

他又讲了许多好话，就差没有跪下了。

他又让了两次烟。

不行。

他苦笑了，拿起桌上的烟缸，倒了灰，洗净了，重新摆在桌上。接着，又扫门口的地……

我的心，终于酿起一缕热流。

要下班儿了。他却留在了办公室。

“再等等机会吧！”他叹口气，神色萎顿的仰靠在椅背上了。过了几分钟，便睡着了。

我走出屋外。阴阴的天色，将要下雨的样子。气温也热，也闷。远山雾没了，近山晕了岚气，也绿得沉重，有些发乌了。没有风，麻雀子在房檐聒噪。院墙边，蓝色的矢车菊，黄色的野菊花，吐出薄薄的芳郁，使空气也变得轻盈了。手扶拖拉机突突的响过来。不知从什么地方，飘来秦腔戏，似乎唱的《周仁回府》。

师傅来找我去吃饭了。

“我不饿。”

师傅一怔，凝视我。大概这是第一次违抗他。我身上只剩下三块钱了。两个人吃饭，打发这一顿还凑合，下一顿呢？

师傅有些生气，自去了。

接着木材站又来了新人。

我回到办公室里，李师傅已和来人谈上了。看来，他把李师傅当做了这里的工作人员。李师傅也将错就错，向他打官腔，要木材指标。那人却只是望我。李师傅说：

“他在这没关系。你说吧！”